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二十一



魏紀

世祖文皇帝

諱丕姓曹氏沛國譙人山東郡邑曾祖騰漢順帝世為中常侍封費亭侯祖嵩官至太尉父操漢末為東郡太守董卓之亂操與袁紹諸豪傑起兵討卓脅漢帝遷都長安卓為呂布所殺關中大亂操迎漢帝都許漢帝拜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已以聽是時袁紹諸豪傑在方面皆有割據之志操敗袁紹于官渡十餘年間天下略定惟劉表在荊州孫權在江東劉璋在巴蜀猶未歸附 漢建安十三年操征劉表會表卒表子琮降于操先是漢宗室劉備見操專權欲圖操不克後奔依劉表劉琮既降操備東結孫權遣周瑜等與備并力大破操于赤壁操敗引軍還備與權遂據有荊州未幾備襲劉璋而據有巴蜀天下三分 十六年進操爵為魏公建國于鄴 二十二年進操爵為魏王立丕為太子二十四年魏王遣夏侯淵屯漢中逼劉備

鑑五十一

一

張

魏王 操薨

論武 帝似 漢武

為備所殺魏王自征之不克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薨于洛陽黃初元年庚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執古勢字後皆倣此動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尸智切惠也與也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芟所銜切刈也或作斬刈魚廢獲也幾平海內幾巨希切近也武帝紀

林曰漢武帝多慾嗜殺其與昏亂危亡之主無幾然其所以能駕馭一世之英豪誅伐四夷所向輒克無不如意者惟其賞信罰必無稽賞無留罰如是而已魏武之用兵動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而終無所赦此其所以能成帝業幾有天下蓋操之術大略似漢武英氣不及而譎詐過也

是時太子在鄴魚法切漢魏郡軍中騷動上蘇曹司馬孚曰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舉

文帝

太子即位

貶曹植

立九品官置中正論不行三年喪

文帝

太子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繫胡計切屬

也亦作系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

魏王璽分物切璽之組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以

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詡况切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

御史大夫 王弟鄆陵侯彰等皆就國鄆於德切漢魏臨菑監

國謁者灌均漢齊國之邑三國屬魏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

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丁儀及弟黃門侍郎

虞掾屬也刺姦掾官名于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軻植 魚豢論

曰諺言貧不學儉魚姓也豢音官諺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分

問切賦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

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去乃令楊脩

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

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

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調徒弔切選也司馬孚曰

鑑五十一

二

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余遮切

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源遠切銓 尚書陳羣以天

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別必列切 第其高下羣

六月王引兵南巡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

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

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衰千回切或

衰在胛前也斬謂裳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

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

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

王化之基墮細規切 及至受禪時戰切下同唐顯納二女是以知

王齡之不遐下世之期促也出本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

刺史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

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

仁有愷悌之德也愷可亥切愷 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

王即位  
帝奉漢  
帝為山陽  
公

夏得  
天正

辛毗  
引裾

諫射  
雉

封孔  
羨宗  
聖侯

文帝

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遠真刺史矣  
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內侯左中郎將李伏  
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于貴切圖續之書其事眾其群  
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  
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為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大  
赦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正本音政秦避始皇諱改從平声用天子禮樂封  
公四子為列侯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以漢諸侯王為崇  
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 改相國為司徒御  
史大夫為司空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 帝欲改正朔侍中  
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  
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  
反帝善而從之 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  
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未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  
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

鑑五十一

三

張

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舊制 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  
泉張掖是歲酒泉張掖太守蘇則討平之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益得不九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莫各切沙土曰  
漢匈奴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上密此切通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胡光切民饑群司  
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  
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欲  
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於  
襪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  
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  
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其樂於羣羊下甚苦帝默  
然後遂為之稀出本傳

二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 初復五銖錢 蜀中傳  
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  
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

漢中王即位  
葛亮為相

子偏主篡位故乃騎旅萬里騎也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  
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  
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部求昌從事夏四月漢中  
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擔都監切又都單切山名在成都西古蜀王妃死使五丁就武都擔土於此葬  
遂為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蜀志先主傳  
臣光曰天生蒸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  
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  
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  
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  
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  
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上丘煇切亦煇  
坑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  
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文里切亦作峙言三國鼎足而立  
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

鑑五十一

四

黜南謂北為索虜上悉切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  
邪入汴邪音耶西突厥之號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比之窮新忠者始見於中國全忠其後也見五代史論  
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  
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職記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  
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  
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  
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  
授拓跋氏何所受拓也自云拓天而生跋地而長遂以氏焉若  
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  
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葢爾之國葢祖外必  
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  
通其議確然使人不敢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  
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  
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  
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

論正  
文

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東萊評曰自秦以來其國家為姦盜篡竊而戚藩興兵以討賊復仇者有三君焉劉先主晉元帝唐莊宗是已議者以謂方事之殷若不速踐天位則上無以繼大統宗廟有乏主之譏下無以係人心將士有離散之勢所以皆不待滅賊而先自立也誠

鑑五二

五

得救時拯難之良策而或者乃曰三君本以討賊為名而躁於自立是幸禍徼福而以位為樂也遂使舉兵之義索然不從將何以激厲衆意摧屈敵鋒乎且昭公薨于乾侯魯國無君定公必俟喪至然後行即位之禮春秋未嘗以其乏神主逆人心為譏也故費詩進諫於先主周嵩抗疏於元帝張承業獻策於莊宗而詩之論最先出人尤喜之亦一家之說未可偏廢世必有辨其優劣者云

孫權徙都武昌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五各切漢江夏邑孫權徙都於此更名武昌更名鄂曰武昌 太

祖之入鄴也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表與妻甄氏上則鄴姓也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生子俞蒞切古作春及即皇帝位郭貴嬪有寵嬪毗賈切嬪也

甄夫人留鄴不得見胡旬切朝上失意有怨言郭貴嬪

諧之上則禁切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後遂立郭貴嬪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譴詰

天地之眚所景切過也勿復劾三公胡得切法有漢主取關

論三君因討賊自立

日蝕白責

文帝

張飛  
亞關

張飛  
死

論關  
張

漢主  
伐吳

吳人  
請降

受吳  
降  
于禁  
歸

文帝

羽之沒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  
 服不應置魏應於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  
 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  
 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受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  
 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楊張瓜切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也飛猶不悛且緣切止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  
 會江州漢巴郡之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  
 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蜀志本傳陳壽評曰關  
 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顏劉  
 飛軍至不降欲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  
 取敗理數之常也 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  
 漢漢主不聽遣將軍吳班馮羽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巫音誣漢  
 吳置建平郡於此應劭曰巫山在西南進軍秭歸秭將兇切漢南郡之邑字或作姊  
 然暫歸有賢婦曰女須亦歸喻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  
 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督將軍朱然潘璋孫桓等五

鑑五十一

六

萬人拒之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  
 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  
 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  
 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  
 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  
 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  
 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  
 蜀蜀故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  
 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于  
 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上慈備切下秦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  
 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歎禁降服之狀禁不見慙恚於避反發病  
 死本傳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  
 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封權  
吳王

虎傅  
翼

楊彪  
辭太尉

江東  
將相  
非久  
下人

書生  
尋章  
摘句

文帝

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王位去  
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  
之分我信其偽降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傳讀權既  
受王位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  
下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敢失臣禮而無故  
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無俘方吳民信其言而感怒戰加十  
倍矣不聽 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  
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  
止冬十月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馮几馮音使  
著布單衣皮弁皮交反以見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  
三公又令門施行馬周禮掌舍設牲馬也置吏卒以優崇之年  
八十四而卒 以穀貴罷五銖錢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  
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  
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  
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

鑑五十一

七

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  
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  
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  
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  
拔呂蒙於行陳音杭下直觀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  
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  
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蘇  
細船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  
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猶他歷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難如字言吳不  
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  
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吳志  
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諸葛瑾之子恪張昭之子休  
顧雍之子譚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謂之

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吳王於臨釣臺飲酒大醉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初太祖既克蹋頓居從子鮮卑戎王名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鮮卑大人相然切山名漢時東胡為匈奴冒頓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弥加等因所滅餘種走保此山因以為号閻柔上貢獻求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由是能威制餘部最為強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與素利弥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鑑五十一

八

三年正月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

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紀本

鄯善

上時戰切西域國名去于闐千五百

里界迫龜茲前書音丘慈今龜音丘物切茲音沮惟切蓋急于闐

王上徒賢切又徒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復通置戍已校尉漢

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必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

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南郡之邑蜀先獠亭上許交切在漢夷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

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執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今緣山行軍執不得

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罷罷滿繁切疲勞也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為

遜畏之各發憤恨 四月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

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

齊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

北海王褒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

曹衮修身自守

漢主平地立營

陸遜火攻

漢兵大敗

傳彤不降



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衮本傳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譎古穴切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上楚委切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関限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不以為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更工衡切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

鑑五十一

九

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音蟹死者萬數漢主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傳彤以戎為後殿都甸切軍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眾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舫兩安切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死心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調徒鈞切度徒故切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上籍入切和也下莫六切順也

陸遜書生

遜慕相如寇恂

法正智術

黃權降魏

詔后家不政得輔

論女失主

文帝

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上言曰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測革切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蜀先主呂蒙傳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眾來降漢有司請收

鑑五十一

十

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後得審問果如所言九月詔曰夫

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橫戶孟切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綱本

葉曰牝雞無晨女子難養聖人誠之漢家不知制度以母后攝政終於索家凶國而已矣祿莽變於前梁竇亂於後漢世所以控惚多事者以此也魏世紀綱闊略行事亦多繆戾至於懲官官抑椒房斯可為萬世不易之法

吳主  
皆言

魏伐  
吳

吳漢  
復通

朱桓  
守濡  
須

朱然  
守江  
陵

文帝

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上胡老也詣帝自陳誠款

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帝悅周言故立為吳王復

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吳王為之流涕霑

襟拍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帝怒遂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

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曹休張遼

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上音濡水名在九江曹真夏侯尚張郃

諸徐晃圍南郡吳呂範督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吳王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

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

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吳王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

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十一月至宛 吳王使使聘

于漢漢遣使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朱桓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

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曹

仁既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

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

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

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襲中洲襲入切春秋釋中

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

退桓遂斬常彫生虜王雙死者千餘人初呂蒙卒吳王以昭武將

軍朱然鎮江陵及曹直等圍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

者裁五千人魏與直等起土山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

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切候也間攻破魏兩屯魏兵

圍然凡六月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至洛陽初帝問賈詡

曰壯哉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

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

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

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

謀也猝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

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

鑑五十一

七

三

託亮後事

詔敕

太子

如父

先主

崩

論玄

德過

曹操

太子

禪即

亮自

校簿

書

楊顯

諫諸

葛亮

文帝

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謂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時亮省疾亦在永安留李嚴鎮永安

胡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乎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為乎曹操偽定一時名為英雄然夷攻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暴戾勇猛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啣嚵泣涕

鑑五十一

二二

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生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始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言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周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夏五月漢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昌充切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

葛亮  
安民  
後用

鄧芝  
使吳  
請和

立學  
設課  
試法  
伐吳

疑城  
假樓

帝臨  
江歎

文帝

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蜀先主益州郡首帥雍

闔益州郡大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皆從之牂柯越雋

皆叛牂柯者條船也楚伐夜即至且蘭移船以牂柯名其處其

居何切三應闔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

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以廷尉鍾繇為太尉繇餘高柔代為

廷尉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繇繇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

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

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

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

訪三公數所角切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

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本傳漢遣尚書鄧芝

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狐疑每戰格麒麟

聽稱狐疑疑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

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筆力切迫

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

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傳容吳有三江之阻

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

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

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

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

課試之法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

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蔡潁按漢

江下蔡縣亦古州來國其地在淮潁之會潁水出潁州陽城東至

下蔡入淮左傳楚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是也入三國為魏潁

餘頃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衣葦

羽鬼切說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石頭城名在吳州聯餘相接數

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施板以禦矢狀如牢時江水盛

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

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幾平聲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

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

張溫  
薦賢

汝穎  
月旦  
評

艷彪  
自殺

葛亮  
討南  
中

顧君  
不言  
有中

又帝

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本

吳郡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

溫薦引同郡暨豔既其與切姓也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亦切糾射也射食

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

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志過記功以成美

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嘏

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庶有益於

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

後各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

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亦坐斥還本郡溫豔傳

六年鮮卑軻比能眾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

乘虛倚其後軻比能使別帥拒豫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

鑑五十一

十四

為邊寇幽并苦之二月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漢諸

葛亮率眾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謖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

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

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

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蜀志帝以舟師復征吳五月至譙

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去吳王嘗歎曰顧君不

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

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禪如此及為相其

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

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

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

見口未嘗言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

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

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吳

志雍本傳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雋音隴蜀地名本邛都



七縱七禽

帝親伐吳

天限南北

文帝射鹿  
仲達受遺詔

太子即位

文帝

漢武帝 斬雍閻子孟獲收闔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

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

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用切

下七縱司更工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

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上多年切漢益州郡之邑益州國漢武

帝所開置也蜀永昌牂柯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悉

收其俊傑子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

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蜀志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

渦入淮渦烏禾切水回為渦又古禾切說文尚書蔣濟表言水道

難通帝不從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

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

上謂拱切水聲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

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要平帝大驚壽等獲副

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

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

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

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躡子六切躡也豚

土為堆也過鳥葛切也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

七年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

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

原王廢以廢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為嗣廢事其甚謹后亦愛之

帝與廢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廢射其子廢泣曰陛下已

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夏五月帝疾篤

乃立廢為太子丙辰召曹真陳群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丁巳帝

殂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

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

何遠之有哉 太子即皇帝位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

事惟潛思書籍即位之後君羊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

語盡日眾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

不及耳帝初泣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

追甄  
夫人  
昭皇后

荀禹  
退吳  
師  
華歆  
讓位  
管寧  
管寧  
徵不就

也若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此皆不可不深察也本紀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吳王聞魏有大喪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莫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主退走十二月以鍾繇為大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群為司空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為光祿大夫救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右文帝在位七年壽年四十

考異曰

世祖文帝黃初元年十月辛未外壇受禪陳志云丙午行至曲蠡

漢帝禪位庚午外壇即祚素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獻帝紀

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

鑑五十一

六十六

亦云辛未受禪陳志素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泣涕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按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此說妄也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魏紀

烈祖明皇帝上

諱叡文帝太子也黃初七年五月文帝崩太子即位

王明  
諫修  
宮室

太和元年春二月帝方營脩宮室百姓多貧困王朗上疏諫曰昔大

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勾踐欲廣其禦兒

之疆禦兒水在古越地越語亦約其身以及家

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

於弋綈之服弋逸職切黑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

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

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脩

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

彊而寇戎賓服矣本傳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

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

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

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

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上敷尾切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塞蘇切宮中府中俱為一

亮駐  
軍漢  
中

宮中  
事咨  
董允  
等

營中  
事咨  
向寵

明帝

鑑五十一

十一

先主  
知亮  
謹慎

論孔  
明守  
臣節

論為  
文法

孫資  
諫帝  
攻亮

明帝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  
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譔善  
道諡通作咨謀事曰咨諡將疾切咨事為諡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  
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  
廣漢太守姚掾為掾掾直又切與曹同 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  
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  
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胡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  
謹慎而已何其約也彼劉禪之凡庸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

鑑五十二

二

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  
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林曰六經之作皆古人無意於為文之文後世騷人文士之作  
然後有意於文之文所以不如六經之自然前輩以謂自漢末  
斯文衰弊至于南北隋唐惟有文兩篇足以追配六經諸葛亮  
出師表陶淵明歸去來辭此二者發而為辭皆從肺腑中流出  
如雲行空如風浸水自然成章

帝聞亮在漢中欲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  
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  
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斜似遮切谷于蜀切漢中谷名南今若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 今若  
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  
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  
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將  
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  
止出蜀志亮本傳 初文帝罷五銖錢使以穀帛為用人聞巧偽漸多競

行五  
銖錢

議肉  
刑

魏延  
請先  
入秦

趙雲  
據箕  
谷  
亮攻  
祁山

帝料  
必破  
亮

馬謖  
言過  
實

明帝

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  
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四  
月復行五銖錢晉書食貨志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

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死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  
事不果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  
右趾者許之其黥劓上渠京切墨刑在面或作劓左趾宮刑者自

如孝文易以髡笞上苦韻切去髮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司徒  
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  
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

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  
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斂駭耳之聲鉞大計切議  
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本傳

二年正月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楨模侯尚太祖女清河公主  
文帝與之親善使鎮長安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  
魏延曰聞夏侯楨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

鑑五二

三

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子午道漢平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楨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  
聚比毗至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

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音眉顏師  
右扶風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郿縣郿塢是帝遣曹真

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上翹移切漢武都上祿  
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  
無備豫而卒聞亮出卒音朝野恐懼於是天水漢隴西郡地武帝

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来正合兵書致人  
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  
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

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  
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

張郃  
敗馬

葛亮  
引咎

姜維  
膽智

周  
詐降

陸遜  
敗曹

明帝

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謬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漢王龍驤亭所謂秦亭即魏謬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謬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謬之未敗也裨將軍主平連規諫謬謬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謬平特見崇顯進位討寇將軍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於是考微勞甄壯烈甄督延切察也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簡練

鑑五十二

四

民忘其敗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 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直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吳主使鄱陽太守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揚州都督曹休言被讒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胡管國屬廬江邑三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上讀則休可虜若得休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軍資器械略盡初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

賈逵疑兵

漢賊不立

葛亮死而後已

論孔明不僥倖

亮攻陳倉不克

明帝

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逵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卒疽千餘切也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也解切曉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髣髴無兩切或作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潼音童在漢洪農華陰縣本各衝關河自龍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哉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上斐父切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鑑五十一

五

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枓歸蹉跌上倉何切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徒困切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胡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之是皆不然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桑贊切關名在漢陳倉已有備

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昭於樓上應之曰我識

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郝昭兵纔千餘人又

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帝召張郃

于方城使擊亮帝問郃曰遲將軍到遲去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

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

亮引

劉曄

請誅

公孫

淵

呂範

忠誠

周谷

能欺

吳王

即位

東宮

號多

士

吳漢

約中

分天

下

明帝

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志亮傳初公孫康卒子

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

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世權曰父今若不誅後

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以兵臨之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

守 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孫策使範

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

望吳王守陽羨長上延面切漢會稽晉邑屬吳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

為傳著簿書傳符遇切著也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

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

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

為丞相 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

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

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

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

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衝等古

道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

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辯

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衝私駁北

切猶乖舛也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嘿密北切通作默很胡叔

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陘侯夾切隘狹衝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其

後四人皆敗如衝所言翻吳志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

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

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

也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瀆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

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瀆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

者乃遣使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

吳宛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司州古洛邑漢河南郡光武所都

因司隸古函谷關漢武帝後關於新安乃於故關以函谷關為界置洪農郡其地即古桃林之野三國屬魏

九月吳王遷都建業本楚邑名曰金陵漢屬十月改平望觀曰



聽訟

刪約  
法律

四聰  
八達

董昭  
論破  
邪黨

任通  
經退  
浮華

明帝

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  
 魏文侯師李悝姑回切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  
 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  
比毗至切近也謂律法僅有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切難也後人各為章句  
 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  
 二條七百七十二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  
 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  
 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  
 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  
 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  
 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本紀及刑志  
 四年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上與章切相與結為黨友更相  
 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董八人為八達董昭  
 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  
 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

鑑五十二

七

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  
 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執莫能糾擿他廢切毀壞風俗侵欲滋甚  
 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  
 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  
 罰戮莊子無譽無訾也用黨譽為爵賞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  
 其言二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  
 趣遠須切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  
 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取用切疾也其浮華  
 不務道本者罷退之於是免誕颺等官傳六月大司馬曹真  
 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  
 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  
 谷或由武成入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  
坂甫遠切在漢中成固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十月帝幸許昌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摠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  
 文書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察省息州切十二月吳主

蔣琬  
忠雅

張郃  
請戰

射殺  
張郃

曹植  
上疏  
論親  
親道

明帝

揚聲欲至合肥漢九江邑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字或作肥魏以為重鎮使張遼守之征東將軍蒲寵表召交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罷滿繁切通作疲而倒

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蜀志宛本傳

五年二月漢丞相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帝命司馬懿

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三月司馬懿留兵守上邽音上主名蜀漢陽其地有魏餘眾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

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

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

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掘其月也賈栩魏平曰用切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懿使張

鑑五十二

八

郃攻無當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具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還軍懿遣張郃追之

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膝與膝同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

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牙嫁切迎也伏推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上所居以椒和瓦

塗壁取其溫而芳也恩昭九族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

結情紫闥他達切宮中小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

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如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

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力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徒各切度量也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

武弁解朱組佩青紱物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上切吏切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

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

誠棟大計切詩鹿鳴之什爾雅常棣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莪棟也郭璞注曰子如櫻桃可食我國極之哀切音六我五何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

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

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

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

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

之明者實在陛下又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

國三監之費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

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權之所

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

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

優文  
荅曹  
植

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帝但以優文荅報而已 八月詔曰

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

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

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適都歷切正明年正月後

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也本一作嫡漢丞相亮之攻祁山

也李平嚴後改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

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

足何以便歸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

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六年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

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

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怒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

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

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

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

亮表  
徙李  
平

虞翻  
言無  
神

明帝

劉曄  
善伺  
上意

詐論誠

滿龍  
立新  
城

葛亮  
勸農  
講武  
木牛  
流馬  
明帝

帝論伐蜀事既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  
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  
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  
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曰常恐昧夢漏泄昧音米物入目曰  
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  
顯矣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  
者中大魚中去声當也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  
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  
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  
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  
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  
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本傳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  
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帝嘗卒至尚書門尚書令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

鑑五十一

十

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  
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斬向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  
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本傳吳陸遜  
引兵向廬江滿龍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  
來計滿龍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  
為執官兵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  
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掎居綺切從於計為便  
詔報聽

青龍元年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不敢下船滿龍謂  
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之言今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  
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  
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  
安亦不克六安古國阜陶後漢武帝別為漢諸葛亮勸農講武  
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上都禮切在漢沮縣沮  
閣為道以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亮出師

山陽公薨

亮屯五丈原

亮屯田久駐

亮遺懿巾幗

孔明食少事煩亮卒

明帝

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山陽公卒謚曰漢孝獻皇帝 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風鄠縣城 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中屬魏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斬壘未成塹七豔切坑也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巢湖祖了切漢廬江邑後爲居巢侯國廣忠曰有二大湖巢湖在縣東南入三國屬吳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沔上弥充切在江夏沙羨縣城中按水經云夏水冬竭夏流故曰夏水自江陵縣過華容縣又東至雲杜縣入沔謂之賸口自賸口下沔水過夏口會于江所謂沔口即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

鑑五十二

八十二

李

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乃敕司馬懿堅壁拒守以挫亮鋒七月帝御龍舟東征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遣孫韶陸遜亦退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還 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挑徒了切挑戰謂適燒敵求戰也 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挑徒了切挑戰謂適燒敵求戰也 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巾首飾也 幗古獲切婦人喪冠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噉杜覽切 噉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琰切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

死諸葛走仲達孔明天下奇才

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陳陣同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上去籌度糧穀度達各不替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執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不知慮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孫音遜順也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今方埽除彊賊功以才成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發舟楫即涉切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上徒切絕也姜維次之

鑑五十二

十一

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

論孔明三代

胡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師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論陳壽不知孔明

葉曰世之議者多惑陳壽之謬論以孔明短於將略夫孔明之賢三國一人而已其事君以誠其處心以公其使人以義其行師以信富國強兵出奇運智卓卓有古賢佐風草廬之語一契而三分之勢已成定南中於七擒平三郡於一舉殺張郃斬王雙以司馬懿之善兵且畏之如虎故孟獲稱為天威仲達歎其奇才非將略所長而然邪而又輔翼宗室本仁義以正姦偽使不遇不幸天下捨蜀而誰歸

明帝

揚儀等欲案亮成規相次引軍還延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檄胡狄切魏武奏事云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延

謚忠武侯

廖立

李平  
卒發病死

立葛亮廟

吳增  
守巴丘兵

明帝

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夷延三族  
儀後坐怨諸軍還成都謚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  
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  
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  
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  
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  
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快  
快於亮切情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國上運切本并驍  
國緡蜀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  
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亮本傳習鑿齒  
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  
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

鑑五十一

三

三

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  
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  
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  
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百姓  
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  
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祀漢主從之漢主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  
令摠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  
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吳人聞  
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地吳始曰巴丘魯肅  
常守此有湘山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蜀巴郡公孫述  
於此築城号白帝永安漢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  
一家而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  
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

考異曰

烈祖太和二年正月姜維降漢 孫盛雜語曰維詣諸葛亮與母相

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取

青龍二年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酖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况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酖其妻都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酖之也今不取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魏紀

列祖明皇帝下

帝好  
士功

陳群  
上疏  
諫力  
役事

帝耽  
女寵  
女尚  
書  
高柔  
諫女  
寵

高柔  
諫田  
獵

明帝

青龍三年正月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四月漢主以蔣琬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師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帝好士功既作  
 許昌宮漢潁川長社邑獻帝都之魏文帝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大  
 極殿築總章觀古玩切亦雅曰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  
 司空陳羣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上株戀切驛  
義謂馳傳者如今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  
 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  
 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  
 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  
 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  
 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明帝欲  
 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

八益五三

一

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曰鍾離  
 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不  
 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  
 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  
 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如當書可廷尉  
 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百金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  
 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  
 之患乎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可妙簡淑媛上神六切善也下于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  
 則蝨斯之徵可庶而致矣蝨音終蝨也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覓告者厚加賞  
 賜柔復上疏曰田者既滅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处处為  
 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  
 不收唯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則眾庶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  
 北邙莫郎切洛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

楊阜  
上疏  
諫奢

阜復  
上疏

法服  
見楊阜

王基  
以水  
喻民

明帝

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揔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上烏何切下或音旁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度萬民之力度徒各切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列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伏心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褶上陟略切下莫職衣被縹

鑑五十二

二

綾半袖縹普沼切青白色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行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与九卿為密反与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羸倫為切度也陛下舍其緩者舍音捨專心討賊臣以為无難矣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入之史左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校居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校檢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上多曩切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能民帝奇其意而



陳群  
上疏  
削草

陳群  
長者

王相  
謹厚

止謗  
莫如  
自脩  
黃龍  
見  
王七  
德

明帝

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珩珩在陶如又珩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本紀

四年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十二月穎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上乃見羣諫事比日歎息焉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本傳詔公曰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相應選初為入謹

鑑五十三

四

李

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子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沈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本傳

景初元年正月山在縣上在之切漢泰山郡有山在縣東

屬魏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

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

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命太和歷曰景初

歷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

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

公孫淵自燕

徙長安銅人

公卿負土起山論帝不用大臣

董尋上疏衛覬上疏

高堂隆占疏

明帝

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七

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荆州刺史毋丘儉

為幽州刺史爾書徵淵淵遂發兵反自立為燕王誘呼鮮卑以侵

擾北方 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

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發無

禘禮禘大計切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

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

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祗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祗音岐提出萬

是歲徙長安鍾虡虡音切秦燹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其舉切說文鍾

獸之足於下故從虎從異虞通作虞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

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文鑄黃龍鳳

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

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

東萊評曰故老之智幽王不與之謀猷而評之占夢伯也之材

平王不委之征伐而以為前驅俾將帥輔弼之臣躬以賤役故

卷五十三

八五

李

詩悲傷而怨刺焉以見周室之衰也明帝崇侈宮室至使公卿

羣僚穿穴舉上抑又甚於占夢前驅也嗟夫魏氏之亡洪口矣

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羣臣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

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甚非謂也尚書衛覬音日上疏曰今議者多

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

上陵之切說文伏獸似龜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

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

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祭藏日竭祭他曩切

藏才良切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餐安切

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

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糜壯皮切誠皆

聖慮所宜裁制也帝不聽觀本紀及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

欵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黃初之際天北其戒異

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瓜曾亦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

高堂  
隆卒

帝疾  
浮華

劉邵  
作考  
課法

崔林  
議考  
課存  
乎人

傅嘏  
論考  
課

論知  
人難

明帝

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其時文里切或作峙鎮撫皇畿  
翼亮帝室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  
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  
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  
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畫胡卦切又胡麥切  
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  
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  
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  
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  
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  
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  
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阜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以若大  
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明明也郎杜恕

人鑑卷之三

六

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  
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考難備  
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  
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  
京房之本言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指讓之風興濟濟之治  
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  
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史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  
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  
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司空掾傅嘏曰夫建官均  
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  
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  
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本傳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  
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  
生而直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

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踈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已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研覈堅切研磨也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踈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言相半而不能決考求於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

鑑五十三

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黜之治水黜古本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隩古本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効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卒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人及選卒皆先性行而後

才所以善

懿料  
三公孫

司馬  
懿征  
遼東

斬公  
孫淵

明帝

言才黃門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中付仲豐切當也服其言毓傳

二年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漢主立子璿為皇太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卻正好虛到切愛也尚正曰奉親履恭夙夜匪懈居隘切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後將兵數萬屯遼隧遼東邑本圍斬二十餘里斬七念懿曰賊大衆在

蓋五三

八

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出其南幟武志切衍等盡銳趣之上遠須切懿潛濟水出其北遂進圍襄平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窮梁切死者甚多八月襄平潰淵突圍走大兵急擊之斬淵於梁水之上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十二月漢蔣琬出屯漢中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監本平監之監後皆資為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對輔政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上之欲切付也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手詔免燕王宇等官以曹爽為大將軍是時司馬懿在汲帝手詔召之懿即晉武帝



以後  
事託  
司馬  
懿

齊王  
芳即  
位

何晏  
浮華

建寅  
為正

三年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  
子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  
帝尋殂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功能屏絕浮偽行師動眾論  
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  
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本孫盛論  
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言吃居乙切而  
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優禮大  
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  
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  
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謚密  
切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  
曹爽輔政驟加引擢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  
使爽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

蓋五十三

九

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  
中領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安等依  
執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 七月帝  
始親臨朝 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右明帝在位十三年壽年三十六

陳壽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人君之至既柔焉于時百  
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開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  
闕是營格之遠猷其殆庶乎

葉曰知人之明難矣君不知人未有不為姦人所賣以致禍亂  
者魏三主皆有其失武帝以張邈可託家屬邈終叛而失兗州  
文帝保孟達無他且稱其器量優絕達遂以新城反明帝以司  
馬懿為可託孤而懿以竊國皆失之於毫睫之間而貽莫大之  
患方帝驛騎召懿屬以後事曰死乃復忍朕忍死待君其付託  
豈不誠哉使得人如周勃霍光魏未遽亡也傾家資以授盜賊  
而責其信義嗚乎其不智也夫

明帝

考異曰

景初二年六月公孫淵圍塹二十餘里晉宣紀云南北六七十里  
今從淵傳

十二月劉放執帝手作詔免燕王宇等官放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爲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頒世語似得其實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